

“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图”首次公开 从考古发现“重返”古蜀现场

三星堆遗址当年“一醒惊天下”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文物的奇特造型和神秘色彩引人遐想，给了大众许多想象的空间。但对于考古界专家们来说，他们所关注的则只有不断深入地分析、解读，努力持续接近那个最有可能性的历史真相。

结合自己对商文化的了解，通过仔细观察三星堆祭祀遗址坑内文物的器类与器形，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认为，这批神秘的大坑所传递的信息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相关，并明确分辨了出土文物中的受祭者、祭祀者以及相关的祭器和祭法。他近期在《美成在久》刊物上发布了《“祭祀坑”还是“灭国坑”：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》一文，“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”也在其中首次公开。



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

最新发现

斧形黄金重器厚度前所未有

继9月9日公布了一批重大考古发掘文物后，9月10日三星堆又“上新”了很多文物。

三星堆遗址5号坑可谓“金玉满堂的世界”，从已露出表面的物体来看，碎片化的金器比较多。目前只裸露一小段的一件金器令人震惊。

三星堆遗址3号坑负责人、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，该金器露出部分全长7厘米，带有弧刃，表面三道凹槽，其作用或许是镶嵌。其形制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独一无二，根据整体形态，目前称之为“斧形金器”。

这件“斧形金器”最厚的地方有3毫米，这样的厚度从未出现过，可谓重金打造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：“这个可能是个钺，或像斧子一样的金器，表面有凹槽，当时应该是有一些镶嵌在凹槽处。这是一件黄金重器，这件金器很有意义，因为三星堆以往发现的金器都是薄片状的。”

微小金珠或是中国最早炸珠

在5号坑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金珠。黎海超分析，这些微小金珠的形成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其他金器在烧熔过程中，滴落下的金珠；二是三星堆先民采用专门工艺来制作的。“我认为这些金珠可能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炸珠工艺的证据。所谓炸珠工艺，通常就是将黄金加热熔化，下方放置盛水的容器。液态黄金滴下来，遇水冷却凝成金珠。当然还有其他的制作方式。这些还仅是推测，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。”

青铜网格器形状类似龟背甲

黎海超介绍，在7号坑的东北角发现一部分青铜网格，是一件非常特别的器物。目前已经清理了接近一半。从其形态来看，上面是一种青铜的网格，好像模仿了某种竹编的样式，网格整体呈椭圆形，表面带有弧度，形状类似龟背甲。青铜网格底下是一块硕大的青绿色玉器，也是龟背甲的形状，与青铜网格相配。在青铜网格边缘可以看到凹槽，玉器原本可能是嵌在凹槽里的。

王巍说：“也许是模仿海龟的样子，龟在中国有8000多年的历史，也有在龟甲上的刻画，在商代龟很重要，也有大的龟甲板。”



青铜网格器 视频截图



小金珠 视频截图



5号坑出土的斧形金器



在5号坑拍摄的玉器和金圆片



3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盖

大面具代表受祭者

唐际根教授在《“祭祀坑”还是“灭国坑”：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》一文中指出，三星堆诸坑中，常见的出土物包括瓦形面具、立人像、半身像、跪姿人像、人面鸟身像、片形面具、青铜尊、青铜罍、青铜甗、青铜树、玉璋、玉凿、象牙、海贝、虎牙等。这些器物被刻意做成不同形状，如果都与祭祀有关，不同形状的器物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，那么，其间会不会有受祭者的形象呢？

若以器物特征观察，最有可能代表受祭者的器物应是瓦形面具。瓦形面具有两种，一种是纵目瓦形面具（简称“纵目面具”），一种是鼓目瓦形面具（简称“鼓目面具”）。唐际根教授认为，纵目面具最具备“受祭者”特征。将此种精心铸造的体量巨大、使用时被高高悬挂，表现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面具当成受祭者，是合乎逻辑的。

唐际根教授在文中介绍，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，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，常常也祭祀列祖，学者们称之为“合祭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十示”“廿示”，所指的便是受祭的“十位祖先”或“二十位祖先”。若甲骨文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类比价值，2号坑中的另外20件鼓目面具，或即受祭的蜀王列祖的形象。

主祭者与从祭者

倘若纵目面具和鼓目面具是受祭者，那什么器物代表了祭祀者呢？

2号坑出土的两件立人像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立人像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大立人像可能是祭祀者。在祭祀场合，此种立于高台之上，头戴神冠，衣着华丽，神情肃穆，手握珍贵象牙，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，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。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，总高度达到261厘米，是2号坑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，很可能是主祭之人。

2号坑内除大立人像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，如青铜顶尊人像、青铜执璋人像、青铜跪姿抚腹人像，以及见于所谓“神坛”上的一众执物人像。唐际根教授认为，这些应均为从祭者。

人面鸟或为“使者”

1986年出土的青铜神树由底座、树身两部分组成，树成长于山顶，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。唐际根教授认为，有了这棵“通天之树”，我们就找出了穿戴整齐、立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、体量巨大

并具有超常能力（或神力）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，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、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。

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站在神树上的人面鸟。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，鸟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，不排除其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的可能。

祭器与祭法

唐际根教授在文中介绍，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8个坑代表祭祀区，那么其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。既然是国家祭祀，则必然隆重，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。

相比于确认受祭者、祭祀者的身份，找出2号坑中的祭品其实不难。2号坑的出土器物中，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，包括象牙、海贝、铜尊、铜罍、铜甗、玉璋、玉凿、玉璧、虎牙。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，显然是珍贵之物。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，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。

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、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。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，顶在头部。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。

被发掘者命名为“神坛”的器物外部，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举持物品。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。

人头像又是什么？

2号坑出土的器物中，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“人头像”的器物，共44件。其中4件戴金面罩，另外40件无金面罩。

在铸造者的意念中，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。在祭祀场景中，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？唐际根教授认为，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，可以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，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。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，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。

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格极高，属于国家祭祀，因此可能有众多部族首领参加。将2号坑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。

8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，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。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，突出了蚕丛、柏灌、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。那么，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？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……

据《成都商报》、新华社